

(四)海公主 孫毓修 (童話第一集第五十六篇)

(五)賣火柴的女兒 周作人 (點滴)

(六)大小克勞司 黃潔如 (崇文書局的童話集)

又 陳家麟和陳大鎧 (十之九)

(七)飛箱 陳家麟和陳大鎧 (十之九)

(八)黃鸝兒 (新法故事讀本)

(九)母的故事 鄭振鐸 (兒童世界週刊)

又 紅霞 (婦女七卷五號)

(十)火絨匣 趙景深 (少年十卷十一號)

又 (十之九)

(十一)玫瑰花妖 學懃 (婦女七卷一號)

(十二)安琪兒 趙景深 (婦女八卷二號)

(十三)旅伴 汪延高 (少年十二卷五號)

(十四)老街燈 伯懇 (婦女七卷七號)

(十五)荷馬墓上一朶玫瑰 濟甫 (民國日報)

(十六)苧麻小傳 趙景深 (婦女七卷六號)

(十七)大風雨後的蕎麥 嚴旣澄 (兒童故事)

(十八)惡魔和商人 趙景深 (婦女七卷十二號)

(十九)國王的新衣 周作人 (域外小說集)

又 (十之九)

又 趙景深 (少年十卷十二號)

(二十)牧童 (十之九)

(廿一)頑童 學懃 (婦女七卷三號)

(廿二)堡岩上的風景 愈之 (東方雜誌)

(廿三)一滴水 石麟 (婦女七卷十一號)

(廿四)一莢五顆豆 趙景深 (婦女七卷十一號)

(廿五)雪人 士元 (民國日報)

(廿六)梨花 士元 (民國日報)

(廿七)無畫的畫帖 趙景深 (新文化書社單行本)

(廿八)斷墓殘碣 周瘦鵠 (歐美名家短篇小說)

一九二二，三，一。 (錄微波)

## 童話的討論四

作人先生：

日前看見你在自己的園地裏論到文學的童話，獲益不淺！我對於安徒生與王爾德，二人童話作品的異同，略有一些感想，現在拉著寫來，請你指教。

我覺得一個人童話作品的特點，只是指他大部分說，或是指他最後的變遷說；因為一個人的思想或藝術，決不能說是一生沒有變遷的。所以我說到安徒生童話的特點，總覺得不能概括安徒生的一切童話作品。我說他的特點是在於和兒童的心相近，這話不但**|**是我這樣說，**|**你和戈斯也是這樣說，就連安徒生自己，也說他是照小孩一樣的話寫來的。但是看他的童話裡，所敘述的終不及格林那樣樸實，雪女王和白鵠兩篇，美妙的藝術表現的尤多，小孩似乎說不出那樣美的話；即使兒童偶爾有極美妙的詩句，但最多不過四五句，大約沒有那樣多的。所以**|**我以為安徒生的童話只是大部分的『小兒說話一樣的文體』。**|**王爾德的童話雖是內中很多深奧的語句，不是小兒說話一樣的文體，似乎**|**是文學家的話，但是他的幸福王子，利已的巨人和星孩兒三篇中，我却覺得很有許多話是天真可愛的。不過他的童話大部分是『非小兒一樣的文體』罷了。本來『文學童話的本意，多是寄託教訓或是諷刺，』童話差不多當了作者自己發表哲學的東西。因為作者注重在思想上，於是藝術上便顧不得是否近於兒童了。安徒生童話雖也很注重思想，只不過有些處太玄美，兒童多不能領略其妙，至於他表現思想的方法，却還是顧及兒童方面，用事實去推闡的多。他只將事實寫得極真切，並不用任何深奧

的話。王爾德表現他的思想方法却不同。已是事實和深奧的話併用了。若要童話最合兒童的心理，莫如民間的童話。文學的童話總及不上。安徒生還要比王爾德比較的近於兒童，這實是因為二人表現思想方法不同的原故。兒童聽或看童話多愛事實，事實以外的理，多不大注意的，所以童話中說理愈多，愈不能近兒童；真是「文學的童話共通的運命！」由上面的話看來，可見大半安徒生的文體是和小兒說話一樣，王爾德的却有些是深奧的，有時還把不可捉摸的「智慧」「愛情」等等抽象的名詞插在童話裏，這是他們的不同處。但是我覺得他們也有相似的地方，其一就是都是文學的童話，有所寓意；並且不是平鋪直敘，都有文學的結構。其二就是都是美的童話，他們裏面的主人翁，大半都是花鳥虫魚，用到猛獸劣樹的時候很少；並且所敘的事實，亦都趨向於美的方面。雖是有時都免不了對於社會發生哀憐，但從哀憐中却生出樂觀來；他們那種高尚的情緒，同等的使我發生愉快。

文學的童話現在變遷得愈加利害，安徒生以後又有王爾德，王爾德以後又有愛羅先珂，就文學的眼光看來，藝術是漸漸的進步。思想也漸漸進步了！但就兒童的眼光去看，總要覺得一個不如一個。或者以這樣的步趨——安王愛——供給漸長的兒童——自童年至少年壯年——倒還容易引起他

們愛好一些。不過文學的童話不單是供給兒童看，不失赤子之心的成人，也未始不可看的，所以童話品，雖有些在兒童難得確當的鑒賞，在小兒般的成人方面，或者可以引起同情咧！但對於兒童又覺得遠了！

四月三日，趙景深。

安徒生與王爾德的童話的差別，據我的意見，是在於純樸（Naïve）與否。王爾德的作品無論是那一篇，總覺得很是漂亮，輕鬆，而且機警，讀去極為愉快，但是有苦的回味，因為在他童話裏創造出來的不是「第三的世界」，却只在現實上覆了一層極薄的幕，幾乎是透明的，所以還是成人的世界了。安徒生因了他異常的天性，能夠複造出兒童的世界，但也只是很少數，他的多數作品大抵是屬於第三世界的，這可以說是超過成人與兒童的世界，也可以說是融和成人與兒童的世界。闡氏在文學的童話論裏說，「安徒生是北方的貝洛爾，比他更莊重，更柔和，倘若比他更多機智。」王爾德比安徒生更多機智，但因此也就更少純樸了。我相信文學的童話到了安徒生而達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話式的一種諷刺或教訓罷了。

四月六日，周作人。（錄晨報）

# 「稻草人」序

鄭振鐸

聖陶集他最近二年來所作的童話，編成一個集子，以末後的一篇稻草人爲全集的名稱，他要我爲他作一首序文。我是很喜歡讀聖陶的童話的，而且久已想說幾句關於他的童話的話，所以便乘這機會在此寫幾個字；不能算是稻草人的介紹，不過略述自己的感想而已。

丹麥的童話作家安徒生(Hans Andeisen)曾在一處地方說，『人生是最美麗的童話』(Liebe. The most beautiful fairy tales)這句話在將來『地國』的樂園實現時，也許是確實的。但在現代的人間，他這話却至少有兩重錯誤：第一，現代的人生是最令人傷感的悲劇，而不是最美麗的童話；第二，最美麗的人生，即在童話裏也不容易找到。

現代的人受了種種的壓迫與苦悶，強者呼號着反抗，弱者只能絕望地微喟。雖然有許多不自覺的人，如綠草之春而遍野，秋而枯死，沒有思想，也不去思想；還有許多人住在白石的宮裏，夏天到海濱去看蕩漾的碧波，冬天坐在窗前看飛舞的白雪，或則在夕陽最後的澹光中，徘徊於叢樹深密流泉噴激的畫圖裏，或者當暮春與清秋的佳時，弄棹於遠山四圍塔影映水的綠湖上；他們都可算是幸福的人。這正如看一幅最美麗的畫圖：綠疇千畝，陌上桃花盛開，小溪曲流於其間，農夫驅着牛在那裏犁田，

漁翁靜靜的坐在綠蔭底下垂釣，少年跨着駿馬在陌上馳着；天空是一碧無際，閒泛着若隱現的魚鱗似的幾片白雪，誰會見了這幅畫圖而不覺得這是可留戀的境地呢？然而這不過是一幅畫圖而已，在真實的人生裏，雖也時時的現出這些景象，却只是一瞬間的幻覺，而他的背景乃是一片荒涼的大沙漠，或是灰色的波濤洶湧的無邊海洋。所以一切不自覺者與快樂者實際上却與一切的悲哀者一樣都不過是這大沙漠中或是這無邊海洋中的隻身旅行着或隨波逐浪掙扎着的小動物而已。如果拿了一具大的顯微鏡，把人生仔細觀察一下，便立刻現出如克里卜萊，克拉卜萊（Cribby Crabbey）（一）老人在一滴溝水裏所見的可怕的現象來：

所有幾千個在這水裏的小鬼，都跳來跳去，互相吞食，或是彼此互相撕裂，成爲片片……這景象如一個城市，人民狂暴的跑着打着，競爭着，撕裂着，吞食着。在底下的想往上面爬，乘着機會爬在上面的却又被壓下了。有一個看見別的一隻腿比他長，便把他折下使。還有一個生了一個小瘤在耳邊。他們便想把牠取下來，四面拉着他，竟因此故而把他食掉了。祇有一個小女兒沈靜的坐着，她所求的不過是和平與安甯。但別的却不願意，推着她向前，打她，撕她，也把她食掉了。

正如那向這顯微鏡看着的無名的魔術家所說的，「這實是一個大都市的情況。」或者更可以加一句，「這實是人生！」

如果更深邃的向人生的各方面看去，則幾乎無處不現出悲慘的現象。如聖陶在克宜的經歷裏所說的：在商店裏，在醫院裏，在戲館裏，所有的人都皮包着骨，臉上全沒血色，他們的又細又小的腿，正像腿腳；或如他在畫眉鳥裏所說的：有腿的人却要別人拉着走，拉的人的額上的汗滲出來，像蒸籠的蓋，幾個油膩蒙了周身的人，終日在沸油的鑊子旁爲了客人的吩咐而作工，唱歌的女孩子面空漲得紅了。在迸出高聲的時候，眉頭皺了好幾回，額骨上面的筋也漲粗了，她也是爲他人而唱的。雖然聖陶曾讚頌着田野的美麗與多趣，然而他的田野是『將來的田野』。現在的田野，却是與稻草人裏所寫的一樣——也是無時無處不現出可悲的事實。

所謂『美麗的童話的人生』，在那裏可以找得到呢？現代的人世間，那裏現得出來『美麗的童話的人生』呢？

恐怕那種所謂童話的美麗的幸福的生活，祇有在最少數的童話裏才能有罷，而這些最少數的

美麗的生活，在童話裏所表現的，也並不是在人世間，却都在蟲的世界，花的世界裏，至於在一切童話裏所表現的『人』的生活，却仍是冷酷而悲慘的。

我們試讀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Water Babies），掃烟囱的孩子湯姆（Tom）在人的社會裏所受的是何等冷酷的待遇呀！再試讀王爾特（O. Wilde）的安樂房子，燕子飛在空中所見的景象是何等悲慘的景象呀！少年皇帝（二）在夢中所見的景象又是何等的景象呀！沒有，沒有，在童話中的人生也是沒有快樂的！正如安特生在他的一个母親的故事裏所述的，母親的孩子爲死人所抱去，她竭盡力量想把他抱回，但當她在井口看見孩子的將來的運命時，她却要叫道，『還是帶他去好！』現代的人生，就是如此。

聖陶最初下手做童話，是在我編輯兒童世界的時候。那時，他還夢想着一個美麗的童話的人生，一個兒童的天真的國土。所以我們讀他的小白船，傻子，燕子，芳兒的夢，新的錢及梧桐子諸篇，可以顯然的看出他是在努力的想把自己沈浸在孩提的夢境裏，又想把這種美麗的夢境表現在紙上。然而，漸漸的，他的著作情調却不自覺的改變了方向。他在去年一月十四日寫給我的信上曾說，『今又呈

一童話，不識嫌其太不近於「童」否？」實在的，在成人的灰色雲霧裏，想重現兒童的天眞，寫兒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似乎是不可能的企圖。聖陶的發生疑惑，也是自然的結果。我們試看他後來的作品，雖然他依舊想以同樣的筆調來寫近於兒童的文字，而同時却不自禁的融凝了許多『成人的悲哀』在裏面。雖然在文字方面，兒童是不會看不懂的，而其透入紙背的深情，則是一切兒童所不容易明白的。大概他隱藏在童話裏的這個『悲哀』的分子，也與柴霍甫(A. Tchekhov)在他短篇小說和戲曲裏所隱藏的一樣，漸漸的，一天一天的濃厚的而且增加重要。如他的一粒種子，地球，大喉嚨，旅行家，鯉魚的遇險，眼淚等篇，所述的還不很深切，他還想以『童心』來完成一個人世間所永不會完成的美滿的結局。然而不久，他竟無意的自己棄了這種幼稚的幻想的美滿的大圓圓。如畫眉鳥，如玫瑰和金魚，如花園之外，如瞎子和聾子，如克宜的經歷等篇，則其色彩已顯出十分的灰闇。及至他寫到快樂的人的薄膜的破裂，則他的悲哀已造極巔，即他所信的田野的樂園，此時也已摧毀，最後他的對於人世間的希望，遂隨了稻草人而俱倒。「哀者不能使之歡樂，」我們觀聖陶的童話裏的人生的歷程，即可知現代的人生是如何的淒冷悲慘；即夢想者竭力欲使之在理想的國裏美化這麼一瞬，僅僅是一瞬，而

在事實上也竟不能辦到。

人生的美麗的生活，在那裏可以找到呢？如果將來的『地國』的樂園不會實現，人類的這個尋求恐怕是永沒有終止的時候的。

寫到這裏，我想，我們最好是暫且放下這個無答案的冷酷的人生問題，轉一個方向，談談聖陶的藝術上的成就。

聖陶他自己很喜歡這個童話集；他曾對我說，『我之喜歡稻草人，較隔膜爲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較隔膜爲切。我在稻草人裏，喜歡讀的文字，似乎也較隔膜多。雖然稻草人裏有幾篇文字，如地球旅行家等，結構上似略幼稚，而在描寫的一方面，則全集中幾乎無一篇不是成功之作。我們一翻開這個集子，就讀到：

『一條小溪是各種可愛東西的家。小紅花站在那裏，只是微笑，有時做很好看的舞蹈。綠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入眼睛。溪面鋪着萍葉，疊起些桂黃的萍花，彷彿熱帶地方的睡蓮。』

(小白船)

這是如何的移人的美的敘述呀；當我們讀時，我們的心似乎立刻被帶到一個小溪之旁，站在那裏賞玩這種美景。然而還不僅此，如果我們繼續的讀下面的幾段：

『許多梧桐子，他們真快活呢。他們穿了碧綠的新衣，一齊站在窗沿上遊戲。四面張着綠綢的幕；風來時，綠綢的幕飄飄地吹動，像個仙人的住宅。從幕的縫裏，他們可以看見深藍的天，天空的飛鳥，仙人的衣服似的白雲；晚上可以看見永久笑嘻嘻的月亮，美眼流轉的星，玉橋一般的銀河，提燈游行的螢蟲。他們看得高興，就提起小喉嚨唱歌。那時候間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階下的蟋蟀也唱了。』

(梧桐子)

『溫柔而清淨的河，是鯉魚們的家鄉。日裏頭太陽光像金子一般，照在河面上；又細又軟的波紋，彷彿印度的細紗。到晚上銀色的月光，寶石似的星光，蓋着河面的一切；一切都隱隱地睡去了，連夢也十分甜蜜。大的小的鯉魚們，自然也被蓋在細紗和月光星光底下，生活十分安逸，夢兒十分

甜蜜。』

『春風來了，細細的柳絲上，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些嫩黃色，定睛看去，又說不定是嫩黃色，却有些綠的意思。他們的腰好軟呀！輕風將他們的下梢一順地托起，姿勢整齊而好看。默默之間，又一齊垂下了，彷彿小女郎梳齊的頭髮。』

『兩行柳樹中間，橫着一道溪水。不知由誰斟滿了的，碧清的水面幾與岸道相平。細的勻的綢紋，好美麗呀！彷彿固定了的，看不出波波推移的痕跡；柳樹的倒影，清清楚楚，可以看見。岸灘紛紛披着綠草，正是小魚們小蝦們絕好的住宅。水和泥土的氣息發散開來，使人一嗅到，便想起這是春天特有的氣息。溫和的陽光籠罩溪上，更使每一塊石子每一粒泥沙都有生活的歡樂。』

(花園之外)

我們便不知不覺的驚奇而且要帶着敬意，讚頌他的完美而細膩的美的描寫。實在的，像這種的描寫，不僅非近來粗淺而誇大的作家所能想望得到，即在隔膜裏也難尋得這種同樣的文字。

在描寫兒童的口語與人物的個性一方面，稻草人也是很成功的。聖陶在藝術上，我們實在以公認他是現在中國二三最成功者當中的一個。

稻草人的文字同時又很淺明，沒有什麼不易明瞭的地方。如果把這個集子給讀了四五年的兒童看，我想他們必定是很歡迎的。

有許多人恐怕要疑惑，像瞎子和聾子及稻草人，畫眉鳥等篇，帶着極深摯的成人的悲哀與極懷切的失望的呼聲的，給兒童看了要否引起什麼障礙？幼稚的和平純潔的心裏應否即擲以人世間的擾亂與醜惡之石子？這個問題，以前也曾有許多人討論過。我想，這個疑惑似未免太過於重視兒童了。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可以說是應該的。他們需要知道人間社會的現狀，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識一樣，我們不必，也不能有意的去防阻他。

這個童話集裏，附有不少的美麗的插圖。這些圖都是許敦谷君畫的。我們應該在此向他致謝。有這種好圖畫附印在書裏，在中國，可以說此書是第一本。

(一) 見安徒生的一滴溝水

(二) 見王爾特的少年皇帝

(錄文學週刊)

實話評論

人言人語  
人言人語

中華民國廿三年一月

童話評論壹冊  
定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輯者 趙景深

發行者 樊春霖

版權  
所有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馬路六十二號  
電話九五一三八

女界的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

正續集出版

這書是當代新文學家壹百餘人的著作對於婦女問題有最正當最詳細的討論全書壹千五百餘頁直九寸橫六寸厚四寸正續集布面精裝兩巨冊實價四元紙面洋裝六厚冊實價參元貳角印書不多購者從速

上海四馬路中市新文化社書發行



